

principles becomes
or European are
think a religion. Ci
tain an orderly,
so many centuries
a world has been
the Chinese does
ived that in the p
doesn't consist in
"prudence" in the
iew, in conviction
eking any reward,
for a paradise;

傅雷著译全书

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傅雷著译全书第二十四卷

上海远东出版社

非外借

傅雷著译全书

第二十四卷

傅敏 主编



傅雷在上海寓所前的小花园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朱梅馥 (一九五三年)



傅聰 (一九五三年)



傅敏 (一九五三年)



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
公园（一九五四年一月）



傅雷与傅聪在切磋琴艺
（一九五六年九月）



傅雷与傅聪在研究诗词（一九五六年九月）

(1)

種：車一輛，大家全愛了。人父，果的直在月台上，苦別死去的列車全部！
出了站方將回身，出站時沈伯，再三勸慰我。但回家時三輪車上，人，人都住下
處。她一直抽煙。昨天一夜我仍睡得好睡，時時刻刻，多睡。今天睡午覺，剛，
睡醒開眼，又覺心驚肉跳的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廿七年沒嘗到了，
胸口抽痛，胃裏難過，只有巨量失意的時候有過這經驗。今又一天就像
大病之後，一點勁都沒得。隨手隨地都忘失。——那時已經睡得不像樣了，
乾得發癢了，還是忍不住要哭。只說了句：「一天到晚堆着笑臉」，她又嗚咽不成
了。真的，孩子，你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臉」！人怎麼捨得！
老起四五三年，四目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前在消釋不了。孩子，我麼結了
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償不了這罪惡！這些念頭整一天沒能
開過我的眼睛，上是不敢向媽上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
真的，也去扎支說得好：有些罪惡過不能補贖，不能洗刷！

十八日晚

昨夜一上牀，又把你的童年過了一遍。可憐的孩子，怎麼你的童年全張我的
那麼相似呢？我也知道你從小受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功就是益處。但有節制；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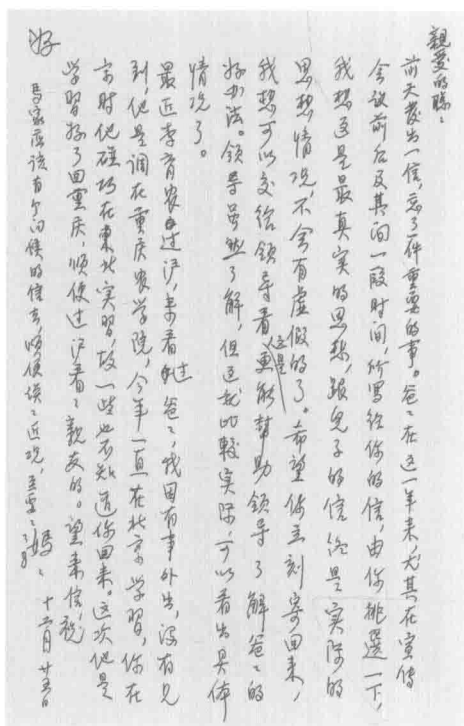
我做過的事情，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裏，對你和你媽，作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犯的錯，不過這幾天特別在腦海中盤旋不去，像惡夢一般。可憐，過了四十歲，又做這種良心覺醒！

今天一天精神仍未恢復。人生的國是過不定的，字到過以差不多的時候，又要離開世界了。分析這一天精神不振，大半是因為：我從來沒愛你像現在這樣愛得深切，而不在這愛得真摯而熱烈。你——是——難——列——這——國——對——我——對——你——媽——都是這般有過之而無及。別忘了媽，——你信不僅是一般的母愛，而尤大因為她為你花過心血最多，為你擔憂的高原——當然我的過失——最多而且最深最難彌補。因此，以後應該出來的花果，遲遲以送到人間去讓別人去愛，可是在離別的時候，怎麼免得了割捨不下的情分呢？

跟着你廟前的老牛一齊過卡，是我不能做老牛，我的壯年，幸福你以天狗厚，任憑你打我，我都接受不了你，因而減少了我一部分的記憶。可是結果是一回事，為年的事實又是一回事。儘管我埋葬了自己，過去了，卻始終埋葬不了自己。留錯後。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樣地擁抱你，懷念你，懷念你的悔恨與熱愛呢！
十九日



傅雷写给傅聪的明信片
(一九五四年二月五日夜)



母亲致傅聪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四卷出版说明

根据傅雷夫妇生前的记载，自一九五四年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八月，给长子傅聪的信函三四六通（中文信二五五通、英法文信九十一通）；现存三〇七通（中文信二三〇通、英法文信七十七通），约占致傅聪全部信函的百分之八十九。本卷收录了傅雷夫妇给长子傅聪中文信达二百二十七通，英、法文信二十四通（是当年父母主要写给儿媳弥拉的）；傅雷夫妇给次子的信函，由于十年浩劫，傅敏受到残酷迫害，生命几乎沦于九泉之下，亲笔来信皆荡然无存。本卷辑录的傅雷夫妇致傅敏的三通信函，来自“文革”抄家退还书稿中，其中母亲朱梅馥的抄件，更是弥足珍贵。

傅雷夫妇生前，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就傅聪家信作了《聪儿家信摘录》，这次连同目前残存的较完整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间的傅聪家信六通，一并插编于家书卷。

另有一封新从旧信稿中发现的傅敏于一九五

五年八月写给哥哥傅聪的长信，现也加入家书卷中。

傅雷致傅聪信函，有的很长，往往是数日里陆陆续续写成，故本卷书信的计算不以日期为准，而以邮局发出的邮戳为准。所有注解未注明的均为编者注。全部英、法文家信均由金圣华教授摘译，因英、法文信主要为儿媳弥拉阅读方便，内容多有与中文信重复处，故予摘译，以省篇幅。

本卷家书在目前面世的傅雷家书中最为完整，除少量涉及个人私密外，均予以收录。保留了《傅雷家书》初版本中楼适夷的序言。同时增加了金圣华教授于二〇〇八年先父百年诞辰时，专为《傅雷家书》撰写的纪念序文。

所有文字，现均据江苏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五月《傅雷家信全编》校订增补排印。

本卷目录

第二十四卷出版说明

家书卷[上] / 1

家 书 卷

[上]

1954 年—1958 年

读家书，想傅雷——代序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读着这部新书，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我从北京专程去沪，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我到达几小时后，他们的儿子，去国二十余年的傅聪，也从遥远的海外，只身归来，到达生身的父母之乡。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二十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握手相见，心头无限激动，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远不能再见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聪傅敏兄弟童年调皮淘气玩乐的景象。在我眼前的这位长身玉立、

气度昂藏的壮汉，使我好像见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静肃、端庄厚憨的姿影，又像见到了他的母亲梅馥。特别使我高兴的，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艺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态度非常沉着，服装整齐、朴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岁月，和往来周游大半个地球的行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从形象的朴实，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时移世迁，过去的岁月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于不断地前进，而现实的一切，也确实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回想过去，也正是要为今天和未来的前进，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在亲友们热烈的包围中，他心头的热浪奔腾，是可以想象的。直到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之后，匆匆数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机转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对叙旧的机会。他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和今天重回祖国心头无限的激荡。他问我：“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谈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胜伤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一生劳作所留下来的业绩，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我知道他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献给人民的宝贵的财

富。谈话中便谈到了他多少年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我，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

我想起那书信，因为在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留宿在傅雷家里，联床夜话，他给我谈到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我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我一读。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习惯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生活，但近年来目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切身体会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显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他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大笔一挥，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错划为“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